

# 孟良崮——張靈甫與國軍主力之一的覆沒

馬志賢

## 孤軍深入不獲奧援

抗戰勝利，張靈甫任七十四軍副軍長，七十軍在長沙接受日軍投降後，調駐南京，張靈甫升軍長，擔任首都衛戍任務，軍容壯盛，國軍整編七十四軍為七十四師。三十五年八月，張靈甫奉命率領七十四師渡江北上，進入蘇北戰場，受李延年將軍指揮，奉命收復陳毅巢穴淮陽，激戰三日，卒下該城，繼又收復淮安、寶應、漣水諸縣，殲敵甚衆，與陳毅部共軍作戰，每戰皆捷，戰績輝煌。李延年說：「這樣的部隊給我十個師，八路軍我包打啦！」

共軍戰術經過前述諸役劇戰後，有一重大轉變。共軍防守上述諸地的部隊，多是陳毅的基幹部隊，即是陳毅的精銳，而整編七十四師則是國軍的精銳，雙方都是強棒，攻防的結果，共軍不是國軍的對手，諸役均告敗北，且傷亡很大。毛澤東、朱德在延安發覺這種情形，對它們非常不利，蓋當時，即朱德、毛澤東等亦承認國軍人數，仍超過共軍一倍以上。他們認為這種消耗戰打下去，即使每役國軍比共軍傷亡人數稍多，到最後共軍消耗光了，國軍還有大量部隊，自然形成國軍勝利，所以，朱、毛等認為這種仗不能打，故要求劉伯誠、陳毅、林彪等徹底揚棄固守一城。

一地之消耗戰，專打運動戰，在運動中掌握國軍錯失，圍殲國軍野戰軍，據獲國軍人員武器壯大自己。此後，國軍計畫收復某地，共軍察覺即先將主力部隊撤退，留部份地區性部隊，虛張聲勢，逃避，有的槍不響就跑啦。俟國軍到達，他們瞭解全般狀況後，再調集五、六倍以上的部隊，以大吃小，圍殲國軍，往往得逞。

三十六年春，整編七十四師隸第一兵團，受湯恩伯將軍指揮，進攻沂蒙山區共軍，先後收復沂陽、新安、郯城、臨沂諸地，共軍望風披靡。

五月初，陳毅之主力，已退據莒縣、沂水、坦埠、南麻地區，其第六縱隊且向南竄梁邱山區，但國軍諜報及空中偵察，則判斷敵人主力在淄川、博山地帶。陸軍總部徐州司令部於十日命令第一、二、三等三個兵團，向共軍竄據地區進攻。這次作戰以第一兵團湯恩伯部為主力，該兵團共轄七個整編師一個軍。稍早，湯爲便於指揮，將所屬各部臨時編成四個縱隊，縱隊司令多由

十八師、五十七師編為第二縱隊，二十八師長李良榮兼縱隊司令，第七軍及整編四十八師編為第一縱隊，八十三師師長李天霞兼縱隊司令，整編二十一日，整編第七十四師由探莊地區北進，

並將其已完成步兵裝備，訓練的嫡重團留置梁莊，保護後方安全。張師北進，共軍雖有阻擾，但兵力均不大，故未發生大規模戰鬥。十三日，張師到達坦埠南方五、六公里地帶時，共軍阻力加強，其第九縱隊在馬山、佛山之線，企圖據險固守，但經整編第七十四師官兵勇敢攻擊後，於黃昏前將共軍企圖粉碎，陣地全被七十四師佔領。張靈甫的師部推進至高家岩麓。十八時，湯恩伯命令張：「應於次日午前，擊滅當面之匪，佔領坦埠，肅清附近殘匪。」是晚，共軍供稱共軍主力四、五個縱隊已到達戰場，張始知當面之敵，已達該師兵力數倍，然仍於十四日拂曉將師指揮所推進至先羅山。此時，兩翼之二十五師、八十三師亦均受敵攻擊，二十五師黃斗平陣地亦失守，而後方探莊亦發現敵情，張師位置頓然顯得特別突出，受到嚴重威脅。張將情況電報湯恩伯將軍，奉准向孟良崮地區轉進，各旅且戰且退，下午十一時，各部隊剛到達指定地點，未及構築工事，即遭共軍猛烈攻擊。是夜，七十四師傷亡官兵一千餘人，馬、驃斃傷五百多匹。夜間，黃百韜曾與張靈甫通話。黃：「靈甫兄，你那邊情況怎麼樣？是否有需要我救援的地方，或是和我靠近一點的好？」換言之，張靈甫這時還未被敵人完全包圍，要增援有增援，要後退可後退，然好勝而自信心過強的張靈甫將軍竟答：「用不着操心，不礙事的，匪軍來我就打。」豈料，這種好強的面子問題，不到二天的時間，給他與其部屬帶來了悲慘的命運，使戡亂戰爭亦受到相當大的影響。

張師退至孟良崮，師指揮所設於山上一個岩

洞內，而其砲兵部隊則集中於一個最高的山頂上，毫無掩護，被共軍發現，集中大砲猛轟。因山徑小道轉移不便，損失很大，影響以後作戰。

十五日，共軍攻勢更兇猛，爲以往各役所少見。不顧死傷，前仆後繼，守軍亦不惜犧牲，往返衝殺，傷亡重大，然敵人兵力强大，外圍要點相繼失守，後方之梁莊，亦於中午被陳毅之第六縱隊攻陷。此時，七十四師與友軍已完全隔絕，被敵人層層包圍；張靈甫始感覺到情況嚴重。立將上情電報湯恩伯，湯勉勵他：「要堅毅不拔達成任務。」然共軍後續部隊繼續到達，攻勢更見凌厲，砲兵亦密集向守軍陣地轟擊，孟良崮係岩石山，砲彈着地與碎石齊飛，殺傷力更大；而糧彈均已將盡，亦無飲水，張急電湯恩伯請求空投，湯復電說：「已飭空軍迅速應援。」並鼓勵張

勢極爲惡劣，顧不得好強的面子問題，而主動向友軍李天霞、胡璉、黃百韜等求援，但這些奉到嚴令迅速解圍的部隊，不是遠水救不了近渴，就是受到共軍強力的阻擊。他們雖也不顧傷亡，督促部屬猛衝猛打，但前進緩慢，救不了張靈甫的燃眉之急。張與他同鄉兼同學的胡璉通無線電話時會說：「伙計，我恐怕不行了，你得趕快來救我。」胡璉答：「我正在加緊進行。你看過濟公傳那部書吧？要學八魔門濟公中的濟公。」

胡的意思是要張堅忍沉着，苦擣待援，然張靈甫與他的二、三萬人馬，在那石頭山上，毫無掩蔽，全部暴露，成爲敵人砲轟的好目標，且時值炎夏，既缺糧彈，又無飲水，受五倍以上之敵

人瘋狂圍攻，真正是砲火連天，殺聲震野；他實在無力苦擣待援，最後，未等及援軍到達，就全軍覆沒了。

## 留書訣絕風雲變色

十六日拂曉，張部五十一、五十七兩旅，已傷亡過重，更以糧彈飲水俱缺，官兵既渴又餓，疲勞過度，體力難支，戰力已竭。但這時，共軍又計畫一個縱隊，參加攻擊。這個縱隊於前一天俘虜了七十四師一個號兵，逼該號兵吹號與守軍連絡，而共軍這個縱隊服裝顏色，又與國軍近似，拂曉時間，視界又不清楚，守軍誤敵爲友，誤以爲援軍到達，雀躍不已，待共軍追至攻擊發起位置，守軍發覺帽徽是敵人時，反應已來不及。共軍用海戰術，不顧死傷，前仆後繼，猛撲不停，陣地被突破，所守陣地次第陷敵，防守範圍越來越小。

這時，大霧瀰漫，空投糧彈多落入共軍陣地，敵人藉大霧掩護，節節進逼。中午，各旅所守陣地，已大部失守，官兵非死即被俘，剩下少數殘部均退至師指揮所附近。張命協助師直屬部隊繼續戰鬥。十時許，共軍不停猛攻，最後陣地相繼失守，敵人迫近師指揮所，各山頂均已陷入混戰。張將軍待援無望，眼見大勢已去，乃在山洞內與其副師長蔡仁傑、參謀長魏振鉞及受傷之五十八旅旅長盧醒、五十七旅團長周少賓等會商。張說：「我們已盡最大努力，未能達成殲敵任務，甚感遺憾，我決心自我殉職，以報黨國。各位

隨師長成仁。張與諸人各寫就遺書，交一衛士，

囑藏於鞋內，設法逃出，分別交給各位夫人。張

將軍遺書：「十餘萬之匪向我猛撲，今日戰況更

惡，彈盡援絕，水糧俱無，我與仁傑決戰至最後

，以一彈飲決成仁，上報國家與領袖，下答人民

與部屬。老父來京未見，痛極，望善待之！幼子

過前一刻，但逃不過後一刻。

張將軍與王耀武通話後，偕其副師長蔡仁傑

等步出岩洞，舉目四望，遍視戰場，遠處陣地均

已沉寂，戰鬥只在指揮所附近進行，殘部雖仍英

勇拼鬥，但他已瞭解，戰鬥確已接近尾聲。他回

憶八年抗戰，多次壯闊、激烈、危險的戰爭，均

贏得榮譽，今天却落入陷阱，被原認不堪一擊的

共軍，困死在這個石頭山上，使國家勁旅毀於一

旦，相從多年的部屬均陷於敗亡，與老父妻子兒

女也無法再見一面，悔恨、沉痛無比，既感有負

國家與領袖，也愧對部屬。走回岩洞，與副師長

蔡仁傑、五十八旅旅長盧醒、五十七旅副旅長明

燦、團長周少賓、參謀處長劉立梓等集體從容引

槍自殺成仁，時為三十六年五月十六日下午七時

。是日天氣原本晴朗，張烈士等成仁時，忽黑雲

驟起，狂風暴雨冰雹交加，烈士等自殺成仁之精

神，報國之精神，誠能感動天地也，遺妻王玉玲

及子女各二。

## 全軍困死石頭山上

該師營長級以上人員之異動，仍須先報請王核准，然後，始發佈或轉報上級，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

不破例升遷。當時，已位列封疆，兼司軍令，統

兵數十萬，坐鎮濟南，已是方面大員，他之有今

天，全是七十四師犧牲數以萬計官兵，所得戰功

累積的結果，他對這個部隊也付出了無限的心血

。這時，七十四師在魯南，不歸王耀武指揮，但

該師營長級以上人員之異動，仍須先報請王核准

。整編七十四師雖告覆沒，但援軍將至，共軍

不敢久留，匆忙清理戰場後，即迅速退走，七十

四師放列於高山頂上之山砲，都不及搬運，全遭

炸燬。

十七日中午，整編第二十五師師長黃百韜率

部抵孟良崮，只見山中烟霧濛濛，一片沉寂，命

部屬搜索，尋獲負傷裝死藏於屍體中士兵三人、

忠骸三千一百零六具。時在五月，天氣炎熱，山

谷無風，飛蠅遍地，屍體已開始腐爛，臭氣衝鼻

，無法逐一審視，張烈士等忠骸，未能尋獲。

當整編七十四師覆沒，烈士等自殺成仁的敗

訊傳抵南京時，軍民駭異，參謀總長陳誠即飛徐

州，瞭解經過。

蔣公旋亦親臨徐州，陳誠、顧祝同在機場恭

迎，同車赴顧之司令部，車行途中，蔣公怒責陳

心則喜悅不已，因在他操縱、導誤下，毀滅了國

軍五大主力之一，為共軍立了一大功。蔣公當天

召集高級將領訓示後返回南京，不久召開軍事會

議，檢討、研究改進中原戰場各項缺失。

六月五日，蔣公在軍官訓練團第三期研究班

講：「國軍如何才能完成剿匪救國的任務」時，

先宣布張烈士於五月六日，上蔣公的一封信：「

職師進蒙陰後，匪乘我立足未穩，大部集結，期

待我於主力分散之時，幸我佔取山地，集結迅速

，未為所乘，惟進剿以來，職每感作戰成效，難

滿人意，目睹歲月蹉跎，坐視奸匪長大，不能積

極予以徹底性打擊。以國軍表現於戰場者，勇者

任其自進，怯者聽其裹足，犧牲者犧牲而已，機

巧者自為得意，賞難盡明，罰每欠當，彼此多有

觀望，難得合作，各自為謀，同床異夢。匪能進

退飄忽，來去自如，我則一進一退俱多牽制，匪

無可畏，可畏者我將領意志之不能統一耳，竊以

若不急謀改進，將不足以言剿匪也。職秉性直

，故敢以膚淺之愚，披瀝上陳，伏乞俯賜訓示。

「蔣公繼即訓示說：『我接到這封後，……特別感動，當即覆他一個電報，但電報尚未到達，他已在孟良崮陣地上忠勇殉職了，所以這封信無異是張師長的絕命書，也是他臨死以前對於我們革命軍全體官兵上自統帥，下至士兵一個最沉痛的遺囑。……使你們在經過一番血與淚的教訓之後，能够有一番澈底的覺悟……作一番澈底的檢討，澈底的革新，如此，我們剿匪軍事，庶可以因禍得福。由此次孟良崮的挫折，而提高我們國軍同仇敵愾、雪恥復仇的決心，……果能如此，則張師長雖已殉職，亦可使他在地下安心瞑目，死而無憾了！」

### 檢討敗因萬方有罪

蔣公在訓示各將領應效法烈士忠勇爲國之精神外，另飭畫孟良崮周圍地區設立靈甫縣，以巡洋艦一艘命名「靈甫號」，以紀念將軍，又於「軍人魂」訓詞中，列敘爲第一名，並頒發第三號旌忠狀。

五十年六月，共軍以孟良崮戰役，作戰經過拍製「紅日」電影一部。原意應該是想誇大共軍軍容壯盛、戰力强大、作戰勇敢、指揮卓越，但由翟白音編劇、湯曉丹導演的電影，因切近事實，出現在影幕上的，却是共軍素質低落和指揮的無能，反而把張靈甫部英勇壯烈，堅強不屈的精神，完全表現出來，與共軍自我宣傳，往臉上貼金，並醜化國軍之原意，大相逕庭。致共黨上海解放日報，老羞成怒，攻擊「紅日」——「是一顆徹頭徹尾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是一支陰

險兇惡反毛澤東思想的毒箭。」

國、共軍戰爭中，大戰役很多，比孟良崮戰役參戰兵力大，打得時間久的戰役，所在多有。

但共軍特選擇此役經過，拍成電影，可見此役影響之大及張烈士等集體自殺成仁之壯烈。共軍雖欲顛倒黑白，但其稍具良知之編劇、導演等却無法抹殺事實。

整編七十四師，是國軍少數戰力特強部隊的一部隊之一，所以，共軍稱其是國軍五大主力之一。三十五年春，國、共和談停戰時，陳毅在國共及美國等三方代表安排下會到濟南。王耀武與陳毅在王耀武之司令部談話時，陳毅問王耀武：「國軍那一個軍戰力最强？」王耀武意氣飛揚而自信的說：「七十四軍。」王耀武反問陳毅：「共軍那一個部隊戰力最强？」陳說：「第三師。」

七十四軍是王耀武數十年相與並賴以成名的部隊，而陳毅之第三師，則是陳任新四軍第一支隊司令時的部隊擴編而來的。他倆都是老王賣瓜，自賣自誇，猛往臉上貼金。

所以，整編七十四師覆沒，雖然只有三旅六個團，但在國中發生之震撼力，比吐絲口戰役沒

過高級軍事會議，經過慎重研究計畫的一役，共動用三個兵團，十個整編師及一個軍，即在整編七十四師附近就有近十個整編師併列。陳毅圍殲

七十四師應該沒有上述三役有把握，且深具危險

，簡直是虎口拔牙的幹法，故此役，國軍失敗的

因素與共軍「把握」所在及劉斐操縱、導誤之處

，比較不明顯，但細究還能發現其原因，現依已有的資料，看看這一仗打敗的原因：

一、部隊編組不當。自拿破崙時代起，世界各國軍制，多採「三三」制，也均認爲這樣適當，但湯恩伯之第一兵團却轄七個整編師一個軍，部隊多至八個，統禦繁難。湯恩伯爲便於指揮，臨時自行編成四個縱隊，形成同級的整編師長指揮整編師長之不倫不類的體制，造成指揮者不好意思行使指揮權，而被指揮者，口雖不說，內心則不樂意聽命之情況，致十四日晚，張靈甫退到孟良崮，尚未被敵人完全包圍。黃百韜發覺其所處位置仍不安全時，用電話以試探的口氣對張說

：「靈甫兄，你那邊情況怎麼樣？是否有須要我救援的地方，或是和我靠進一點的好？」但心驕

氣傲又不樂於聽指揮的張靈甫竟答：「用不着操

心，不礙事的，匪軍來我就打。」假如是正式編制，人選又適宜，上級指揮官察覺張師所在位置仍有危險，就可主動增援或斷然命令繼續向後撤退，故張部覆沒，部隊編組不當，指揮不靈，顯然是原因之一。

二、假情報。五月上旬，陳毅主力潛伏沂水、坦埠、南麻地帶，其第六縱隊且南竄梁邱山區，吃虧上當之處，很易看出。但孟良崮戰役則不同

毛澤東要求其徒「不打沒把握仗」的原則，國軍處孤軍作戰的不利境地，共軍是穩勝不敗，均符

，它是國軍經過幾次重大失敗教訓後，在南京開過高級軍事會議，經過慎重研究計畫的一役，共

動用三個兵團，十個整編師及一個軍，即在整編七十四師附近就有近十個整編師併列。陳毅圍殲

七十四師應該沒有上述三役有把握，且深具危險

，簡直是虎口拔牙的幹法，故此役，國軍失敗的

因素與共軍「把握」所在及劉斐操縱、導誤之處

，比較不明顯，但細究還能發現其原因，現依已

有的資料，看看這一仗打敗的原因：

一、部隊編組不當。自拿破崙時代起，世界各國軍制，多採「三三」制，也均認爲這樣適當，但湯恩伯之第一兵團却轄七個整編師一個軍，部隊多至八個，統禦繁難。湯恩伯爲便於指揮，臨時自行編成四個縱隊，形成同級的整編師長指

揮整編師長之不倫不類的體制，造成指揮者不好意思行使指揮權，而被指揮者，口雖不說，內心則不樂意聽命之情況，致十四日晚，張靈甫退到孟良崮，尚未被敵人完全包圍。黃百韜發覺其所處位置仍不安全時，用電話以試探的口氣對張說

：「靈甫兄，你那邊情況怎麼樣？是否有須要我救援的地方，或是和我靠進一點的好？」但心驕

氣傲又不樂於聽指揮的張靈甫竟答：「用不着操

心，不礙事的，匪軍來我就打。」假如是正式編

制，人選又適宜，上級指揮官察覺張師所在位置仍有危險，就可主動增援或斷然命令繼續向後撤

退，故張部覆沒，部隊編組不當，指揮不靈，顯

然是原因之一。

二、假情報。五月上旬，陳毅主力潛伏沂水、坦埠、南麻地帶，其第六縱隊且南竄梁邱山區，吃虧上當之處，很易看出。但孟良崮戰役則不同

中。但高級司令部提供前方部隊的情報，則是陳毅之主力北竄淄川、博山地區。情報有錯誤的，依其佈署部隊，當然不適，當打敗仗，這種假情報，是怎麼搞出來的？恐怕又與劉斐有關，因他正是主管情報與作戰。

三、輕敵。以下各項，相信均是張靈甫烈士極不願意發生的事。(一)和他的校長蔣公永別。(二)用美製手槍向自己頭上射擊。(三)部屬非自殺，陣亡就當俘虜。(四)使他生死與共之整編七十四師毀滅。(五)不能與老父再見。(六)使結婚不久，貌美如花之嬌妻與子女成爲寡婦孤兒。這些他極不願意發生的事情，怎麼突然都到眼前了？問題出在輕敵(低估了敵軍的戰力)。整編七十四師，於三十五年秋、冬，收復淮陽、漣水、宿遷等地後，至孟良崮戰役，與共軍未再從事大規模作戰。在半年多的時間內，陳毅與劉斐、吳奇偉、韓練成等三個大共謀合作，精心設計宿遷、嶧棗、吐絲口等戰役三個陷阱，及泰安、莒縣二役，共覆滅國軍五十多個團及衆多的支援部隊，總人數超過二十萬。陳毅於吐絲口戰役後，以擄獲國軍之人員、武器擴編了二個縱隊，其兩廣縱隊，即是二者之一。另在當年春節前後由東北調來六個師，所以陳毅這時已有十二、三個縱隊，其裝備亦大為改善，他也有美式裝備的部隊了，士氣更為提高，故其戰力與半年前相較，增加恐不只一倍。張靈甫將軍應該也知道陳毅部共軍戰力已增強，今非昔比了，但他們狃於該師剛進入蘇北時，連戰皆捷，共軍望風而逃之情形，乃低估了陳毅的實力，尤以陳毅砲兵火力，能壓制並摧毀他的砲兵部

隊，更大出他意料之外。湯恩伯將軍也同樣犯了輕敵的錯失，當七十四師於十四晚退到孟良崮時，黃百韜察覺張師所在位置仍不安全，主動與張連絡。然好意未被接受，他這個臨時編組的縱隊司令，也不好意思要求張靈甫依其所見行動，乃將經過向在臨沂的湯將軍報告，其本意似是想請湯直接指示張靈甫將軍採取行動，以求得安全。

湯也因低估了陳毅部的戰力，不瞭解張師尚在危境。然好意未被接受，他這個臨時編組的縱隊司令，也不好意思要求張靈甫依其所見行動，乃將經過向在臨沂的湯將軍報告，其本意似是想請湯直接指示張靈甫將軍採取行動，以求得安全。

四、整編七十四師之戰力，這時稍為減退。三十六年冬，筆者于役整編四十五師二百一十一旅，駐防濰縣。曾聽旅長龍橋與副旅長馬培基談孟良崮戰役。馬培基原在七十四師任團長，孟良崮戰役前二個月，始調到濟南，故對該師頗為瞭解。他說：「整編七十四師，自三十五年八月，進入蘇北，歷經淮安、淮陽、漣水等戰役，老兵頗有傷亡，補充了很多新兵，訓練不足，戰力受到影響。」張靈甫亦發覺這種情況，故在臨沂時，曾向湯恩伯將軍要求，給他三個月時間，整訓部隊。不久湯校閱該師，當閱兵至輜重團時，

總之，部隊編組不當，導致指揮不靈、劉斐操縱提供虛假情報，使佈署不適切、輕敵未及時作適當處置，再加劉斐將國軍作戰計畫盡洩於敵，這幾種因素，令對共軍作戰，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百戰雄師，毀於一旦，張靈甫烈士等自殺殉國，造成千古恨事。

湯要參加抗戰的老兵舉手，他看後說：「老兵還很多嘛。」馬繼續說：「輜重團作戰機會少，傷亡亦少，故老兵較各旅比例多。」湯選擇輜重團舉手查看，不知他是有意還是無意，但張要求整訓之時間，則無下文。不久，部隊又奉命北進，即發生孟良崮戰役。

五、此役共軍行動，與嶧棗等戰均不同，其

訂購「中外雜誌」贈送親友  
是最最高級的禮品，他（她）  
會每月想起你的友情。全年  
新臺幣壹仟元，國外全年壹  
仟肆佰伍拾元，航空另加郵  
費。